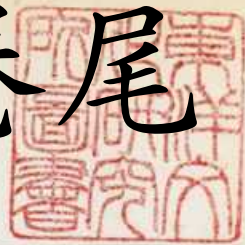


卷尾



書名 譚襄敏公遺集三卷首一卷末一卷 嘉
 靖二十四年序刊與譚襄敏公奏議合印
 本
 撰者 明 譚綸 撰
 卷 卷尾
 內容分類 集-別集-明中葉
 索書號 大木-總類-奏議-別集-20
 編號 D74502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450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總類-奏議-別集-20](#)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譚襄敏公遺集三卷首一卷末一卷 嘉靖二十四年序刊與譚襄敏公奏議合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譚襄敏公奏議卷之一

知宜黃縣事後學武原顧所有纂修



恭謝

天恩疏

嘉靖四十二年二月望日題

前任浙江布政使司右叅政兼按察司副使

勅 嘉靖四十年三月十九日以父憂離任本年

簡因廣寇流突江西伏蒙

卓復臣原職事寧伏蒙

譚襄敏公奏議

卷之一

譚襄敏公遺集附錄

送特命召入京序

俞大猷

今聖天子志高百王氣蓋千古欲得上策制馭北胡以二華譚公嘗教南方渾沌之衆盡爲節制之師滅海倭殲峒寇歷奏成績聲稱著聞命召入內圖茲大計議者謂破虜騎非用車必不能取全勝愚謂人之才非兼具將相必不能用車昔周公嘗用虎賁草車矣而周公乃身衣鐵衣手秉戈鉞步伐止齊之節躬自爰整乎陣間方能無敵於天下所謂兼具將相之

才惟周公可以稱之及宋李忠定公亦嘗倡論車戰
以人推竿以車衝敵制非不善而終不見之實用志
士至今惜之夫李忠定公忠義相臣其選也責其執
銳披堅誠非彼所能愚伏見公一聞召報卽命匠製
車命兵推試長短尺寸之妙用心思志慮之極致疾
徐變化之不窮坐作進退之中律若轉員石而下高
山之勢若決大川而奔溟海之形雖百萬虜騎當之
必碎此皆公天機悟會識見超詣乃能爲此非但可
施于八輔而實可行之九邊非但可用于一時而實
可傳之萬世非但可得志於漠塞之內雖直擣長驅
芟獮醜顛於瀚海之外皆無不可其與世人談車戰
而不考車制循舊法而不能出新意者何其智愚賢
不肖之相懸耶復命匠鋼煉爲整命愚取式爲鑑曰
吾將與爾將士相從事於紛紜鬪亂之際指揮於雷
風呼吸之頃庶一舉而破虜擒王答我聖天子酬百
王報千古之雄心噫公相臣也自許若此其光大之
氣殆與日月爭耀風霆同烈天下之將臣聞之孰不
感奮踴躍立頭起懦願附公之末陳以自見尺寸天

生大有爲之君必生名世大賢爲之輔雲龍風虎之
相從此其時歟公志周公之志學周公之學談道統
則根據乎六經論性命專攘斥乎百氏蘊之爲大忠
大孝行之而緯地經天固無一不合於周公之所爲
而兼具將相之才足與周公並美吾且不知其孰先
而孰後也抑愚又有臆說焉周之興也有師尙父特
人丹書慷慨騰揚當時之人猶不以年棄之故能左
右周公共立振古之勳李忠定公之世不得若人以
共事功之不竟此其一端也夫資用老成人周公以
之而興周無老成可用李忠定之功乃不竟於宋前
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龜古今人非不相及曾謂堂堂
天朝培土二百餘年無有願學師尙父其人乎公誠
求之得若而人以相成宣犁庭掃穴之威於四夷宏
考禮定樂之化於中華愚雖不及自效於今世周公
之左右但傾耳而聽聞公建第一等事業不負生平
相期報國之願足矣雖然古今天地一大負荷寄公
一身可不慎歟其夙夜恐懼淑淑孜孜不忘所有事
俾幾微毫髮能不忝所有事此乃周公之所以爲周

公而天下同志所重致意之大要也公其勗哉

速應命入京啟

戚繼光

恭惟恩府完名完節全孝全忠迢遞素車西山之江
省增價巍峩廟貌南閩之血食無疆繼光一介武夫
三尺微命九年成就盡出鑪錘一飯知恩敢忘啣結
茲特敬具杯茗少伸餞忱惟仰俯賜鑒容不勝榮荷
伏願恩府老大人勿傷風木之思莫極林泉之興東
山早起副仰望於蒼生南陽速駕爲中興之柱石國
家慶幸光等慶幸

去思碑頌弁序

豐道生

東夷內侵旣越二紀丁巳亡命人導之大舉據岑江
高梅寧波震宜黃二華譚公方台州帥帥來援遂擒
叛魁以獻詔晉公浙江副使奉敕督海公念承平百
年夷變猝起兵食胥億乃募諸羈壯士教之方圓八
陣制竹鎗竹銃弓矢刀劍戈矛干弩旗幟輪艇之用
粲然聿新犒豐律嚴朝練夕休長短相參竒正相倚
上下相協遠邇相維大義宣明人人思奮誓不與賊
並生己未三月夷至何家礮公將行或勸且堅守公

曰吾精兵數千今日拉朽則軍聲振軍聲振則諸郡安矣遂部署二營分兵屬之夷八百抵馬岡公戒左兵軍其前右兵截其後而以勁卒橫衝其中夷大潰斬首數百餘逃匿山中翼日公勒兵攻其巢夷奔舟焚之殲焉自是夷不敢窺中國者三載詔進公浙江叅政督海如故辛酉厥考東吾公卒于家公方視事聞計卽褫衣被髮徒跣路哭而出不暇告內子內子買小舟哭而從之舟中唯竹筍二三而已姦謀遽報夷夷三千分道寇朱家尖馬奧列港三山亂礁洋梅山港蘇山仇村方門昆亭民復大震會印東王公承公乏攝海事偕都督盧侯議召公所署諸將循其方略畫一勿失四出征之夷望幟大駭執謀者曰譚兵在曷給我來礮謀者爭啖之諸將乘其譁急擊殪於是指揮吳江李興白于盧侯庠生李賢俞允明三老宋仁張鑑輩白于定海令何君愈曰譚公勤勞四歲保障全浙賞未酬德憂解而去且遺烈赫赫如此士民願祝于鼇柱冀勸來者願有記會予養疾蛟川盧侯何君皆以書請惟公方齒就學卽志於古聖賢忠

孝文武之道弱冠登朝佐本兵馴北虜簡在帝心故
有台守之擢身任督海綜核關闔相幾燭微毫髮罔
漏虎豹之勢海外有截遺算成烈載寧載一本之宏
矣公粹容盎背視明聽肅坐必持衡步必循決言簡
而確貌恭而莊拂之弗怒迫之弗遷望之固恂恂儒
者也而胸中所蘊浩乎無際芴乎無端學窮百家而
辨章精微理究天人而體念純一惻怛克溢而施恩
有節高明超物而沉潛爲用報國懇切而恬於進取
事親愛敬而哀慕逾節侍士以謙而私謁屏息御下
以寬而倡勇忘死撫羸恤瘠賞罰以時而民不知兵
食之需旣去輿隸乃言其秘公在行臺教閱之餘躬
習騎射贊草超乘萬夫莫及退入書齋拭几焚香誦
書鼓琴夜分滅燭端坐一榻正襟拱手未嘗就枕黎
明盥櫛餐松飲泉卽出視事至于日昃靡有倦容非
朝賀大祀不服錦綺非犒將禮士未嘗舉爵琴書弓
矢之外一室蕭然無長物焉夫惟天性貞朗學力純
至雪白以瑩與天者游非深於道者其孰能之若公
守台以寡擊衆有柵浦桐巖白水之捷救台冒雨忍

饑有桃渚海門寧海之捷別有記記其在寧波者昭
定海士民之志其頌詩曰寧波屬縣定海孔微當夷
之衝民婁且羸唇齒戒嚴亦越二紀承平百年城隍
墊爾赫赫譚公非常之才允文允武其來自台旣擒
叛魁帝命督海食竭兵疲貔貅曷在公任其難罔疑
罔懾羣策攸詢短長俛敔默而行之孰策其端揣將
練士倖者孰干荆楚之劍楊氏之鎗竹鏡代金輕利
莫當堅輪三重迅如飛鳥工速價廉神運厥功八陣
六花三令五申三千壯士手舉百鈞蛇矛雷礮石
雕旆熠熠震電譚公之旗將識士情士知將意如臂
使指猶身使臂知彼知己因地而列常山之蛇首尾
掉掣或圓而方或衡而直舒卷惟令陰陽不測士飢
我先士飽我後瘡痍恤拏祭以牲酒忠勇大賚光榮
載路爾干天刑身首具處馬岡焚舟公斷自裏柵浦
天佑躍驥泥中柿棗楊梅分以飼下楚續越醪雪滄
趨駕夷殲其良竄伏三載大人虎變藜藿罷採賞未
稱德外躡解去遺算克遼畫一有度公在行臺身精
騎射誦書鼓琴端坐終夜餐松嗜苦勺泉之清日昃

未休味爽則與公廉而儉澹然無欲民罔知徵兵餉
自足公勤率下勇且知方惟其有不合而行謙謙
君子誠敬克慎狡偽者輸強梗者順簡在帝心曰臣
何力之有循資積勞惴惴恐負難進易退正直是做
患施多車奚啻霄壤終溫且仁靡疆靡界臨事馮河
威克厥愛考壽期頤晨夕在念棄官歸養帝命弗敢
聞計隕絕徒跣而奔內子哭隨敝笥僅存惟忠惟孝
毫髮備至身修家齊萬人則視性全天賦學由聖傳
子在川上孟觀其瀾教弛千秋見公于今去而尸祝
宣民之忱民良士哲宅心予悖誰毀誰譽此謂知本
翰林院修撰古鄆豐道生撰

賀督理京營戎政序

成憲

聖天子臨御萬邦揆文奮武以興圖至理而尤加意
於京營之戎政予以明居重之勢收強幹之功卽位
之三年親屈萬乘大閱營兵維時武士材官羽林曠
騎之屬莫不瞻日表而暢皇猷竦天聲而壯神色威
靈所及遠邇胥警猗與休哉東都洛水之會也越明
年考訂營制議以始定而神謨睿斷主於復祖制一

將權而思得文武壯猷之臣以光稱盛德迺廷臣皆
言總督薊遼保定少司馬譚公上曰是能南制倭北
制虜者固知非此人不可遂晉公大中丞攝少司馬
自鎖召至京柄戎政焉猗與重哉太師尙父之任也
公解鎖且行合鎖諸大夫僉謀所以賀公而投簡憲
固以憲薊人必能概公薊鎮事曷敢以不文辭嘗聞
建不世之緒者必有高世之才尤必有希世之遇斯
二者相待以成不可倖也易師之辭曰師貞丈人言
才也然二雖剛中必賴五之應而後丈人得以奏其
功又曰王三錫命言遇也然將承天之寵必有剛中
之能而後明主得以受其福故曰斯二者相待以成
不可倖也昔公鎮撫閩越天子聞其名召還本兵尋
開府薊鎖并護遼保帥公至鎖則抗章言薊鎖便事
茲不具論論其大者曰虜騎衝突我兵選愷易靡宜
用車戰虜潰墻人而守薄宜築敵臺中國長技惟
火器最利而北邊砲礮鮮巧發竒中宜取南兵授鳥
銃鎖兵觀望成習宜肅以軍法上皆嘉納之維是薊
鎖自庚戌以來民無日不備虜虜至輒橫被蹂躪自

公鎮吾薊三年矣北烽不燃邊境晏如今年東西虜
合謀侵軼乃相戒語曰慎無犯薊鎮薊鎮車攻而臺
堅又烏銳利且兵非復觀望習也慎毋犯薊鎮犯必
大衄噫嘻是何以能懾虜心至此哉固公高世之才
其所畫機宜中也所謂師貞丈人者非耶然方其議
之獨建而效之未覩也則人方嘖嘖沮之謂車不可
行之山也臺不可卒就也南兵脆弱非虜敵也兵从
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也公之策幾不行
矣賴主上明聖不爲羣議所奪且謂國不可以外治
而兵不可以中御今旣以闔外付將軍奈何復遙制
之使毋爲也進說者章交公車皆置不省獨主公議
益堅而公亦恃主上深知故志意不少挫而卒得以
成其功且當其時公旣以身許國家而又以去就爭
國是豈復有所依阿以規進取而上意向公倚任愈
重所謂王三錫命者又非耶今公功在邊陲而名滿
天下外解節鎮而內柄京營頗牧在禁中君父爲知
己無昔日之難而釋其疑有昔日之任而重其秩今
之遇視前所遇又何如也語曰順風而呼聲非加疾

其勢利也以公之才當此之遇其樹立不掀揭宇宙則亦無是理矣且公今所受命督理將士卽上所親閱而振興之者其神氣奮迅已什百疇昔而公入參廟算出典卽徒馳風聲於域中絕烽燧于漠北其爲師尙父鷹揚之勲而振成周中興之烈也何有哉用爲諸大夫賀翰林檢討薊門成憲撰

奏議序

會同亨

明興文臣以武功顯者開創靖難之際無論已宣英以後莫如威寧靖遠文成三王公爲最蓋並以討叛擒逆取封拜食祿世世不絕此其至盛自餘若許襄毅王端毅王恭襄劉莊襄翁襄敏楊襄毅六七名鉅籌邊之蹟歷歷可述然或在西北或在東南止於一隅一事而已至於仗鉞專征撫綏方鎮足跡幾徧宇內所至誦德不衰則二百餘年來公一人爾先是肅皇帝在位承平日久物豐萌芽四方漸以多事倭最先起海上時公筮仕爲南兵曹郎卽能出奇佐大司馬殄除氛祲已而擢守台隄游歷副臬叅知皆在浙東西轉餉足兵後先數年計畫周悉境內乂安一時

縉紳中以知兵名者公爲稱首已而江西有流寇之變戕殺方面大吏及指揮使各一人遠近不支公奉明詔奪情起監軍事事平疏請終制而島夷突犯興化境汀建漳泉諸郡搖動公復奉詔以墨纒視事旋進大中丞撫全閩拮据年餘閩事大定再請終制未及禫除陝西警報至復起公撫全陝未至而滇夷叛蹂躪蜀界廟堂諸大臣會議謂陝事固急蜀事尤急非公孰倚者請於上道改公撫全蜀卒賴公計劃滇叛以寧已又晉公兵侍兼憲職總制閩廣軍務旋召大佐樞筦復出總薊遼與戚將軍繼光躬教車戰沿邊修墩臺防胡以數千計爲國家萬世利人協京營戎政號令肅然有趙營平之風焉當是時四方無事則已一旦有急中外靡不推轂公者不幸而事併起恨不分公數身以應之公亦惟上所命因地與時相機注措若和扁之瘳疾期於活人不局一方故能提衡甌越閩廣秦蜀燕趙之士卒無不如志假令三王公與許襄毅以下諸君子生當其時度長絜大未知視公何如也最後召起爲大司馬自以千載一時之

遇誓竭心力以報上恩風聲所被債帥歛跡諸邊文武將吏皆懍懍奉約束自公在事四方奏凱獻琛迄無虛歲於時國家所恃爲長城東不在海西不在劍門南不在江北不在三關惟在公之一身而公又欲及政暇興起前人所未爲及議復河套以固內地使其志得盡行可保百年無事而公遽不祿此其所繫殆不特一人生死之故矣公沒且二十餘年代公柄樞者無慮七八輩並傑然負一時方召之望然至頃年朝鮮寧夏與西川之事輒相顧嘆曰安得起公原而委重之其爲人心所追慕如此嗟乎公殆古所稱社稷臣者哉顧天奪之速大之不得如三王公膺帶礪之盟以旌其伐次之不得如兩襄毅用孤卿握銓以竟其用論世者有遺憾焉雖然公諸疏具在皆公精神心術之所寓其足傳者固遠矣予自爲諸生已雅聞公名及得侍公同朝先後十餘年辱公忘年下交引爲知己間嘗請於公所以經理四方隨試輒效其道何繇公因謂予其要不出用人與信賞罰二端而尤在不以己與之乃可底績予退而嘆服此與

諸葛集思廣益開誠布公之指千載同符以是知公之建立皆本之學術世徒以才畫勲勞誦公者特膚末耳予蒙愛於公有年而錦衣君筋躬勵行數以世講故過從甚密故不辭其請輒以居常所聞教於公者推本言之使百世之下讀公之疏者知公學術所在而不徒以才畫勲勞視公庶幾得公之大者乃若公柄樞以後諸建白所繫尤鉅收拾散逸續付劄劄以成全書斯又予所屬望於錦衣君者也吏部尙書

吉水曾同亨撰





0 1 2 3 4 5 6 7 8 9 20 1 2 3 4 5 6 7 8 9 3

所藏圖書

四月譚襄敏公遺集

戊寅仲春
歸安張興言題簽



榮哀錄

萬曆丁丑六月御製祭文



惟卿端凝之度敏練之才擢雋賢科馳聲郎署初自
兵曹而守瀾毬屬當海寇之衝繼晉憲臬而飭兵戎
屢著戡攘之績督撫南北疆土為之肅清修築墩臺
邊圉賴其保障薦登卿貳遂正本兵區畫悉中機宜
調遣每聞捷報人勞師旅殫竭忠謀倏以計聞良深
悼惜特頒恤典諭祭遣官英爽有知尙其歆服

萬曆丁丑七月御製白日祭文

惟卿歷事三朝薦登九列抒忠體國罔替始終胡不
愬遺以終遠畧追惟淪謝百日倏臨諭祭再頒尙克
歆慰

萬曆戊寅七月御製周歲祭文

惟卿歷事三朝薦登九列抒忠體國罔替始終胡不
愬遺以終遠畧追惟淪謝週歲倏臨諭祭再頒尙克
歆慰

萬曆己卯甲辰御製下葬祭文

惟卿歷敷中外屢建竒功忠蓋素孚險夷不貳方深
倚毗胡云淪亡日月不居奄臨窀穸終從厚治葬
有儀惟爾冥靈慰於幽壤

贈諡勅命文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盡瘁事國人臣旣懋建乎勛庸
崇德報功朝廷自優隆乎典禮義有關乎激勸情何
間於始終爾故太子少保兵部尙書譚綸文武通才
甲科英望爲郎而請除倭難聲名已重於畱都擢守
而倡義募兵功伐益徵於台郡奪情再起所履率皆
危途敍績屢遷所投無非劇任閩南時厯尸祝不忘

莫定之恩薊北共稱墩臺實資保障之益中外闕厯
建樹宏多迨正本兵克修邦政民具瞻仰方資吉甫
之謀猷天不憖遺共悼武侯之殞沒追維往勩宜備
卹恩茲特贈爲太子太保諡襄敏錫之誥命於戲歷
仕有功允協僉同之公議雖亡不朽永貽垂後之令
名英靈有知明命克祇

北京午門內道旁碑文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大司馬大將軍譚綸爲朕股肱
心膂戮力行陣東征西討克濟大勳今邊胡未殄朕

其命天何奪吾將之速朕夜來竟夕不寐歔歔流涕
思盡心爲國之臣安得復有斯人乃欲有以報之無
所用其情也但著其勳烈鐫於金石使後世知斯人
爲國之元勳親製道旁碑廕其長子河圖世襲錦衣
衛指揮幼子洛書世襲國子監監正觀其平昔言簡
慮精純一不二凡受命而出卽成功而還每不自矜
蓋因先年馳驅南北精力已疲復籌畫兵戎心血以
耗忽於四月初三夜痰疾陡作病故京邸此臣所謂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也卽今英魂戀闕啣結以報生前之遇朕日夜哀悼賜諡襄敏嗚呼雖漢之武侯不是過也故製萬曆五年歲次丁丑八月初五日像讚

益王潢南道人撰

江右炳靈乃生豪英居家孝友事主忠貞學成文武勲勒旂旌南倭北虜煙霧掃清西川東廣鯨鯢殲平薊遼扞蔽京邸干城誠與才合智暨勇并始仕庫部兵畧起名終作柱石兵柄陟卿麟玉賚賜龍誥顯榮

前累褒贈世及簪纓功多社稷恩疊胡廷祭葬貺典襄敏謚宏公不負國帝特用情伯仲吉甫千古同聲
大學士張居正呂調陽暨大小九卿祭文

茫茫上象降神江右篤生我公爰維宇宙猗歟公才譬之武庫五兵縱橫無所不具黃石之符白猿之術洞悉其要腹爲篋帙靜則凝冰動則迅鏃大事雷斷小細海蓄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豈其競者在名亦忘歲屬丑寅夜動攬捨下於東南化作長鯨海波吹血天爲慘惓公在郎署蒼然負擔鼓行而前誓殲羣寇

借箸轅門風雲動色繼守天台旋巡浙臬盡心戎機
不辭疲薶號令必行拊循必至更番有期行餉倍賜
賊延喘息跳梁更甚公勵士卒如渴得飲戈鋌霜明
艤艫雲聚駕波凌濤櫛風沐雨海嶽可傾我師難撼
積年巨寇喪其精膽遂奏三捷乃叅大藩感激圖報
永矢勿諉予寧未幾綠林蜂起始自嶺東逼公桑梓
戡禍卹辭敢云小嫌縲絰從戎突不得黔釜魚遊魂
終爲鼎脯祁祁士女賴以安堵閩莆失戒賊據爲窟
帝命不赦授公鈇鉞公猷素著折筆答之五旬之間
俯若拾遺餘孽悉盡民安故鄙騎置以聞天顏有喜
號裊用錫錦麟是將溫函華秩敍美褒揚西川百粵
猺獠孔熾公轉平之不煩措置帝曰卿才萬夫之特
旣效之南亦可當北薊爲後門遼實左臂是扼是拊
匪才曷寄二戍之際防守稍失屬夷爲導虜遂陵軼
公受鎖鑰彈厥乃心長昂折翅莫敢或侵銅牙晝臥
蘆笳夜歇已靖邊塵猶防塞月建臺扼險凡三千所
分形以守合力而拒廟謨是之橫議不撓禹功曷過
堯莫永牢帝嘉乃勛俾統材官尋握本兵皇圖用安

西虜款塞實惟上策公佐厥成沮者斯格六載秋風
織塵不來仁人之功其利溥哉嗟乎天驕最爲畔渙
周僅薄伐漢滋邊患公擾馴之洞中肯綮不拂夷情
而崇國體集思廣益開誠秉寅一動九鼎一言萬鈞
明而可見功令爲式沈機密謨天下孰測遼左陝右
川粵浙東咸受成算以奏膚功吁嗟我公在廷在邊
始終於兵幾三十年風塵霜露亦旣黽勉食少事煩
妖夢竟踐朝侍講筵暮捐賓客柳色猶春泉臺永夕
居正等同時展采日月之際如樂之諧無所不契國
有大謀惟公是度今也則亡指南何托滔滔巨川蒼
蒼平楚廣柳言旋悲來無緒嗚呼長劍埋獄光猶在
天蛟龍還瀆液猶在田公業三朝公名萬古死生細
故何足云苦尙饗

兵部尙書王崇古刑部劉應節兵部侍郎梁夢

龍曾省吾屬下司務沈橋等祭文

唯公爲社稷臣實天下士弼亮三朝功載信史孤卿
臺省藩臬郎署進退出處所關國是浙閩粵蜀上都
舊京鎖鑰帷帳在在長城呼吸霜露咳吐風雲比良

方召翼宣中興晉秉樞筦入總六師李郭尺寸韓范
錙銖威嚴順治六載於茲頻膺寵握尤切倚毗士推
領袖僉歸羽儀誰謂昊天胡不憖遺倏焉信宿妖夢
是憑星隕說感獄奪申神卷衣遽蜀拖紳不聞華夷
震悼朝野悲辛嗚呼哀哉崇古後先芳躅諮籌密啟
予謀公斷夙稱知己應節昔膺推轂眷戀相顧聯事
合情有加於素夢龍往陪石畫一墳一篋方奉簡書
期同志馳省吾聯采叅錯日承模楷或規或隨馨同
蘭茝橋等猥備官屬奉以周旋近或逾月遠則累年
宏獎引拔官守獲全故事盡在遺風藹然俯仰庭除
顧慕潺湲虔酬一觴拜訣堂筵嗚呼哀哉尙饗

茅鹿門祭文

嗚呼世或有連翮之鷗鵬矣然而其一則垂翅來歸
也其一則凌風而飛所當薄日月拂雲霓數爲顧影
而徘徊抑或有並足之騏驎矣然而其一則伏櫪以
嘶也其一則絕塵而馳所當汗赤血歷紫塞數爲啣
勒而棲遲此於其中固有兩相推輓兩相繫歛者能
不悲哉能不悲哉東方吾先生之攜公而教我湖也

公始垂髫予已中第公固羨予以脫穎而出予亦竒
公以處囊之異道固琴瑟誼亦兄弟也已而予由吏
部左遷陪京公亦釋褐連珮承明或載酒於燕磯之
渚或尋芳於牛首之亭公數白眼睥睨一時予亦岸
幘臨流濯纓公每疑予以荀爽予亦羨公以李膺也
當是時予頗托文章以自娛公獨向道經而長嘯舞
也按節歌也同調豈謂中道踣頓分袂翻飛予以忤
世奪官來歸公數移書願爲拂衣事雖不偶心實相
依嘉靖乙卯公守天台海夷內訌將士索摧公抱牒
而督戰首擐甲而揚麾當是時斬馘且千封爲京觀
公之威名遂擅東南予也遇公西湖拍毛笑言予固
許公以魏尚之假節雲中而公亦憐予以李廣之歸
臥藍田也由茲以還天子嘉功賜之斧鉞出將元戎
始則閩海再則粵中戰士解甲蠻夷嚮風肅宗皇帝
且不忍伏波之从羈銅柱而或慮烽燧之數通甘泉
也於是乎檄召南州出總遼薊公也內挑六韜良家
之士以克飲飛外度盧龍魚陽之塞以繕亭隧羶裘
喪膽胡爲奪氣公於是時盛爲聲施建殊勳於萬里

之外而予且不免枯槁思息機於漢陰之墟也以矣
及穆宗皇帝末年公病來歸也偶晤金焦前問邊陲
公且點頭謂我可爲大都公一馳驅則一引領其所
追我於垂髫而思共功於末路者固耿耿也嗚呼司
馬還朝已越六禩天子方倚公爲山甫而公遂棄我
而仙逝哲人旣萎泰山且頽能不悲哉能不悲哉嗚
呼公之年邇六十矣而予獨謂公沒不賚志公之位
極樞筦矣而予獨謂公材不盡施何者君相之知方
殷而中外猶多可慮也詩不云乎知我者謂我心憂
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能不悲哉能不悲哉計聞之日
天子輟朝特勅侍臣遠護靈旒贈官錫謚寵冠百僚
給以秘噐葬之江臯嗚呼功震朔南威播華夷生爲
柱石沒垂鼎彝所恨者公特多中閨之秀屬襁之兒
其始也坤不能不爲天下慟而其終也坤亦不能不
爲一人私臨風展奠潸然涕洟酬以所云知兮不知
尙饗

副都御史王一鶚祭文

維師偃起敷歷三朝文武爲憲社稷爲庸東南戡定

自出守創練節制之兵萬衆一心桓桓于征匪直威
加海外以之効於四方破剿零野戰之羣蒙仗鉞西
北則跨墻爲臺列車爲營謂運火器以格流矢固盾
衛以遏虜馬之衝守則依臺爲戰戰則依車若城推
之尤邊率是準繩凡此兵制皆力排羣議迄用有成
苦心哉吾師之所以爲國謀也其斯爲尙有典刑者
耶方奪情奉詔克復興化再造全閩視望海窩之捷
何如也乃獨無意於帶礪竟請以制終自薊門入典
禁旅可以優游暇豫借箸禁中乃移疾以請豈真從

遊於赤松此所以處功名之際者其德猶龍然爲閩
急則之閩爲蜀急則之蜀爲粵急則之粵爲京陵急
則趨備京陵聞君召命不俟駕行其自任以天下之
重旋處旋出又何羨於令公秉樞五載四海廓清殪
九絲之封兕斷百粵之長鯨東首之陸梁繫頸西塞
之職貞守盟師孫碩膚曰天皇之威將吏之力敢以
自封居則曰今上幼冲庶幾夙夜以副股肱而今而
後所謂盡瘁鞠躬者耶嗚呼痛哉定國是則毅然獨
斷收羣策則休休有容推擇羣吏如鑑如衡才長見

錄乃聚百草於藥籠賞罰明信孰不冰兢恩施不報
實涵萬象於滄溟博綜今古扣者洪鐘淵默獨運澄
然太空無意立言而矢謨決策秩秩爲經華夷具瞻
孰不云在地之海嶽在天之日星也會謂日星有時
而翳海嶽有時而傾耶嗚呼痛哉鸚望門墻始自鎬
京閩中負弩以迄於今咸在陶鎔凡疆事所當爲而
識未逮或欲爲而力未能者無俟造請先授章程今
則何依依淚霑霑而不知其所從嗚呼痛哉每見敵臺
星列車營雷動輒語將吏曰安得大司馬公臨視之
以觀厥成耶時洋洋如在其上矣諸將吏相向而揮
涕者灑水爲之吞聲嗚呼痛哉社稷盤石天地無窮
天地無窮師其如生

遼東巡撫張學顏祭文

惟公秀鍾廬嶽生應昌期自弱冠登第筮仕畱都卽
有聲於兵曹旣而出守台毘歷遷藩臬開府三省兩
督轅門以至入典禁旅綰符本兵三十餘年皆建威
銷萌先憂遠慮汲汲爲國家桑土之防而會不卹一
身軼掌之勞練兵則合車騎步卒而聯以節制止如

山之難撼進如河之初決萬竈一心千營一律無不
注目於旌旄將則拔材勇於卑微黜貪懦於城社
不以喜薦不以怒斥故庭麾名將門走材官皆仗策
提戈願出死力以求報於投醪設險則扼燕山之背
據太行之脊墻臺突兀輜重火攻纖悉具備有以屏
京陵於盤石之牢行師則先馳文告默授機宜止殲
罪人戒焚玉石如倭奴如梟首如都蠻罔不相繼伏
誅凜凜乎天討之難逃甄覆功罪則僨事者近昵必
懲策勛者踈遠必錄明如水鑑妍媸莫遯於秋毫故

今南踰閩蜀北底幽并西極秦關東踰樂浪納款者
奏琛入貢犯順者屏跡幕南而不敢近塞下以咆哮
偉哉公功視前代表裴晉國范文正本朝余肅敏馬端
肅更爲獨苦而功高至於勉從奪情之命兩陳補制
之疏孝篤永思忠先急難尤爲肅皇帝之所深褒然
非精誠蘊積上副三朝特達之知德望素隆下孚儒
紳山斗之仰又安能歷險夷保始終得行其所學以
建不朽之業而無所曲撓

薊州永平等處總兵中軍左都督戚繼光祭文

嗟嗟乎哀哉天平鬼神乎計音倏播四鎮五省不啻
移所天卽北塞以書來會又若左券倘假公年犁庭
而啟金湯舉八埏可屈指也况聖主中興元輔左右
惟謹治化以隆戎翟胥服天無烈風淫雨允爲昭代
咸登之辰乃中道奪公天平鬼神乎抑修短定於有
生數莫獲展乎英賢同軌無俟公之存亡乎吾不得
而識也並起艱虞蒸蒸日上迨有今日則知公者光成
光者惟公不能不哀而述之嗟嗟乎公苦學而薄逢
掖竟以鉅儒取科第爲南司馬郎從司馬張公禦倭
顛危奮發以之以佐畫功守三台而版籍咸在掌握
議練士兵適光叅浙東戎事過於桐巖奇之語焉光
謂沼吳渡江率越產意乃決已趨舟山練者奏續而
顛危奮發視昔且倍蔚乎嘆喟之將矣光亦請諸司
馬中丞所屬則會稽子弟紀律固端但不欲以短兵
接已用烏傷尹趙公筴易其邑之人練之趣新葺故
碁而成遂罷天下兵援浙者于是共事山海盜靡不
殲計全勝八十餘戰獨浙之象山白水粵之張璉林
朝曦不與他悉光統馭監督則公也聞太公喪歸自

海上無何閩難作起公開府既平乞終制且著爲令
肅皇帝薨之已而撫蜀而督兩粵師而總制三輔仍
治遼光亦以薦至薊時大爲虜創春復告急烽燧後
百無所資上疏重創築慎訓練立車營增敵具刑遁
逃邊垣有待光咨白一切報可薊雖畿甸而行聞狀
都人士目不逮擊訛集外馳使者亦累載封事公相
顧太息曰不用則已用則須遂展錯志固未喪氣已
潛奪什伍頃者君紆余銳今反之矣夫欲出吾甯復
顧鼎鑊力以心墮潰乃續徒悔艾無益也公深以爲
然尋謬陳邊鎮兼鎮守蓋憂之甚而默翼焉慮非繼
光未及喻也旬月大喜在制府虜竟不敢扣關典禁
兵未幾病免避其疾也公爲人嚴重國家事不問利
害當之雖納言易執持毅不可撼不索紕謬不徇聽
聞一中肯綮不以貴賤死生遺忘所造植無慮十數
輩並皆名世部曲彬彬然爲天子守禦監司特識俞
大將軍稱之不衰引佐樞府實禮以爲天下帥尤見
將將之畧云自爲守詰戎常斬袖手不用命者卽行
則奉節鉞馘馘無爽省大夫忌光間以聞公曰委質

而負危事業弗越人何爲哉忌者屏息每督戰袍襲以甲巾而殿俄出陣前衆錯愕罔敢貌言又罔不自効乘天縱之資徹行陣之隱料敵猶探機設神矣哉夫通籍卽戡東南已復安攘西北雖風土殊人情異致舟車關汎勢亦頓睽顧勛勩後先一轍豈非夷虜狡態濤菁慝縱覈于中炳炳於矢石之際穀伏命中機觸隨弭哉所以重掌邦政儼然一老將坐司馬門而薊未竟之圖遼且紉之力貢市宏遠之烈以旣邊陲利病莫不以之簡眷倚重則又千載一時顧置明良遽還造化天乎鬼神乎吾不得而識也使天地常如癸酉少保且不免又安得戮力王室至是哉薊視他域最苦而最不譽乃或假戰法或假兵制或厯其指授公之澤在中外者厚宜厚其報而厄於數吾亦不得而識也然公之爲國家謀垂諸無疆代且不朽身何遑恤哉獨曳履而逝樞衡如蛻顧問方殷躑躅而望拯持者與二三子呱呱忽失所怙無論識不識莫不哀之幸仲氏參軍投紱扶襯羣稚又各擅鳳毛昌阜厥世慰藉遯且宏矣公其無中道之憾獨以國

士待光未之能報夙夜卽當公意萬一未讐又守在邊陲一慟會未得匍匐而遂謂報何惟矢乃馳驅不負疇昔公目且瞑光心庶幾矣鞞則以膏紉莫與執不腆之奠歔噓緘辭公能無鑒幽明之別耶嗟嗟乎哀哉尙饗

署都督同知提調京營車兵僉大猷祭文

嗚呼公平乎胡勿收百慮奄然而長逝乎今日明日變不可知裂我肝腸摧我心志含言噴咽揮涕流離哀哉痛哉乃使我至於此極哉古稱人之相知貴相知

心自有交道以來如公之知猷者有幾哉昔者倭亂初殷公慨然以戡平自任苦無同志相資乃於呼吸紛紜之際遇猷及南塘戚公上下議論以安社稷濟蒼生事業皓首相期我二人者咸能信公公亦能信我二人遂定交焉顧當其時浙人不知兵兵不知戰戰不知節制公曰五步六步七步五伐六伐七伐止而齊之節節而制之於兵思過半矣由是以節制之法訓練士兵之責付我二人無何教成猷被遂對簿公與戚前後戰賊於柵浦北嶺馬岡葛埠桃渚海門

沿海諸地凡百數十捷斬獲數千浙境從此靖謐浙兵從此稱雄於天下矣此皆公之功也嗣後猷事得白廣賊張璉勢熾屬猷討之公丁外艱家居奪情起用督發浙兵助戰搗其巢而殲其黨此又公之功也嗣後邱和林朝希諸賊屯據程鄉之員子山蓮花諸寨不時流出擾犯江右公衣鐵衣跨驢同猷馳驅旬日之間攻破數巢追剿餘黨途遇驟風暴雨斬木爲柵芟草爲禱手足胼胝泥濁汗漫同諸士卒夜臥林中猷曰願公異日擢秉樞衡得知郵中苦情如是真切也次日窮追及賊而盡滅之命猷議設平遠縣於賊巢之中江右自此無廣賊之患此又公之功也嗣後而興化城陷朝廷以福建督撫之任授公受命之日一書命戚整搦浙兵尅期速至一書遺猷謂舊兵已疲君兵初至未可輕戰只宜嚴防俾賊不遑待大勢兵至則功收萬全矣猷得公令濬河列柵將數千之賊厄困於渚林之野三旬而公至戚督浙兵亦至半日之間分布詳明三哨並進一鼓而賊無遺類神人之忿盡泄此又公之功也嗣後倭賊數千圍攻仙

遊城又幾於陷公與戚督兵馳至賊遂夜遁追至漳浦玻璃大破而城之此又公之功也嗣後公任兩廣方相議計欲平二省山峒之賊開南方太平於永人乃北邊事急而薊遼之命下矣卽議破虜之策莫過於車命猷倣古以人推竿之制末加一舵製車三輛并取樓船大佛郎機三架就廳事前試之躍然嘆曰此真取虜之長技也疏請援猷與戚同行旋因海寇未靖奉旨畱用於廣遂不果行顧我三人自此以前聚而離離而聚往往然也自此以後南北各方不及衆矣時公將前車銃攜至薊鎮兵勢從此大振此又公之功也又謂薊鎮之防宜守先於戰陟山絕頂相度形勢增墻設臺大舉之虜從此不敢嚮邇此又公之功也及任本兵五六年來設策應機殫慮竭心北虜效順不敢少肆南方小警旋起旋滅此則功在社稷澤在生民昭昭耿耿有耳者所共聞有目者所共覩史不可勝書太常不可勝紀雖千萬世之下忠臣志士自當擊節稱服拜其下風公雖卒死公實不死猷復何言乎但公始終自謂真知我二人特以節制

二字於公有合歟或更有所指歟此蓋別有至精至微之理同道同志之神係人心肺之間非惟猷不能知雖公亦不能自知是豈言語聲音所得而形容者乎唯公爲子孝爲臣忠爲兄友爲弟恭臨民有寬有嚴馭將有恩有威與人交久而益敬功利絕口不談器量足以包天下精誠足以孚天下廉潔足以服天下學識足以周天下又有實才畧實事功足以副天下嗚呼哀哉痛哉此已前二十年間事尙未易一二盡言之也天若憖遺不奪之速則將來之建立又當何如其光大俊偉掀揭天地也耶嗚呼哀哉痛哉策長日短圖壯運厄煙雲黯淡去路迷茫露泣蒼蘚風悲白楊嘉肴不御旨酒盈觴寫生平之契濶敘交情於死生一字一淚字多淚多紙有盡而情無窮嗚呼哀哉痛哉尙饗

又

嗚呼哀哉痛哉公二十年前與猷論古兵法今已悉見諸行事史氏能盡書之矣居嘗論破北虜莫如大佛郎機銃今已造五千架於京營矣又嘗論銃賴車

以爲閑車賴銳以爲威但車必酌裁古制始便驅馳
今在薊鎮已造有七百輛在京營已造有一千二百
輛矣又論車噐已備必設立行陣節節有制堂堂正
正乃可大破虜騎獲功數千萬無難卽與猷議萬全
諸陣教兵演練今已成軍矣所可悲者公於車營題
疏欲俟教成推之各邊使達虜聞之有所憚自不敢
入犯斯社稷有萬年之安而地方生靈永受靖寧之
福萬一跳梁犯順則掃穴擒王報千古垂百代之事
業皆唾手可成公抱未竟之志其惟此歟此惟猷知
之之真所謂其友識之者也向四月二日之晚尙與
猷上下議論此事只越一宵而公遂與世辭猷視手
足之後不得覩公形矣然猶得時至柩前一拜哭焉
茲者公柩南發賜葬又不得復見公柩惟喆拜哭墳
前矣回憶生平猷微言之而公卽和之昨致悲言茲
又申之公惟鑒於冥冥不我和矣然生平相期意氣
雖千萬言亦豈能盡惟寄於燕雲潞水千萬載之間
常帶此情此恨耳尙饗

臨川舒化挽詩

舉世稱交遊每自落形迹那知心相知迹遠神獨適
予與司馬君相識在仕籍凝凝有深思卜謂非常客
堂堂天之朝文盛威不克海島有倭夷計狡勢猖獗
簡君守天台備禦有長策風火燎其巢劍戟斷其翮
須臾窟穴平從此聲名赫授以監司權醜虜心藐藐
守禮歸故園臨戎命衣墨粵閩山寇多闔外專鈇鉞
滅妖如鉞茅秉節心轉赤西蜀有跳梁捧檄不朝夕
曩爾狐兔蹤聞之咸落魄予時備瑣垣奉有封藩役
與君一席談彼此見肝膈芝蘭未足言自此成莫逆

及君鎖北陲膽落諸蠻貊車成臺亦成十載無輪隻
緘書頻相貽恨不同裹草天子命入衛余亦歸故國
未幾君亦歸總爲世多隙九天日月明倚君爲柱石
南蠻北虜間來往心見畫感恩報不淺刺刺輪心鹹
胡爲箕尾遊一夕神移宅中土併外夷聞誰不舉額
勢若天之摧亦如地之折豈爲桑里憂實爲廟廊嚇
造化無全功豪傑豈常得所以長夜思不覺心痛盡
雖然君已往君疾非瘦黑形去神自存精英不遽北
或爲日月光或爲雲霓澤或爲龍虎威或爲鳳凰色

磅礴天地間周廻在中域此殼如蟬蛻應不爲君忒
特爲知心人無端遽晦蝕欲言誰能知欲行誰協力
徹我獨鳩杖折我孤鳳翼爲此發長歌仰天長嘆息
見月便思君問君識不識

神道碑

萬曆五年四月初三日太子少保兵部尙書譚公卒
於京師公無疾一夕而亡天子惻然傷之召廷臣集
議卹典贈太保諡襄敏廕一子錦衣衛千戶世襲與
全祭給銀四百兩命中書營葬事仍遣兵部主事一
員獲喪又從其弟右軍都督府署經歷事都事綵請
扶柩還鄉皆異數也部僚少司馬曾公述令德播嘉
銘納諸玄室惟是墓道之碑有闕無以崇德表烈詔
來裔垂後世於是弟若子持其鄉張太史狀來告於
予余惟受知於公自僉憲兩浙公爲南武庫郎共事
倭變始末幾公任海道余備兵溫州相與戮力平賊
公總督薊遼余調兵密雲余撫三鎮公在樞密嘗如
昔日同官時破格披懷相信與者幾半生非余序而
銘之其誰按狀公諱綸字子理江西宜黃人公生而

沉毅博達多讀書負奇蘊畧起家進士拜南京祠部主事丁母羅夫人憂起復復除武庫司主事歷陞南京武庫司郎中時倭夷猖獗浙直一日登浙岸流突徽寧薄南都城下都人士倉皇莫知計所從出公毅然請兵逐之由是公聲望大振丙辰倭賊犯台境殘破仙居黃巖二縣逃公爲守公至見兵孱弱不可用輒請于督府胡公募壯卒千人訓之躬督過賊柵浦賊遁去嗣是一戰於板橋再戰於舟山又戰於白水洋蕭林澳等處斬首無算而公方起踣卹億與民拊循日以經義課諸生于庭不置庶幾折衝樽俎者督府上其功治第一戊午擢浙江按察司巡海副使治兵寧波復選練衛所壯士教以劍陣之法申義鼓勇率戰於金井頭象山桃渚牛橋南灣等處斬首無算又擒黠賊毛善於何家襁倭患漸息庚申陞叅政仍兼海道次年丁父憂廣賊林朝曦流劫江西奪情起復公擊之公墨纒率浙兵以往擒斬朝曦張璉蕭雪峯等賊黨遂平乞請終制癸亥倭夷陷興化以原官改福建起復公剿賊未至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

撫八閩公聞命兼程進戒總兵俞大猷戚繼光二將
軍尅期赴剿於是有渚林大捷奏聞天子嘉悅進右
副都御史賞銀幣已而又擒斬福清神前澳賊漳浦
玻璃嶺賊龍巖楊一蘇阿普藍松山等山賊八閩底
定懇疏補制乙丑起公總撫陝西未至以四川妖賊
蔡伯賢爲亂連破州縣改巡撫四川至則寇平乃爲
度川湖界壤如支羅隆橋移衛設縣邊酋夷出沒蜀
人爲德又除攻圍武定州逆賊鳳繼祖蒙嘉賞隆慶
改元丁卯陞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首討七山諸劇
賊設營寨扼險要犛獠晏然越三月廷議召還代公
者及余濫叨茲役奉公籌畫爲多戊辰陞左侍郎總
督薊遼首至遂拒犯壽山口等處夷虜大爲修攘計
奏修築邊牆壕塹創制敵臺造戰車及鳥銃佛郎機
等器甚備召吳越敢戰之士與土兵兼練之薦前戚
將軍領其事皆得請自是薊稱雄鎮虜人不犯十餘
年如一日者皆公貽之也歲庚午陞都察院右都御
史兼兵部右侍郎協理京營戎政辛未陞兵部尙書
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理戎政如故仍賞銀幣敍邊鎮

斬獲修理墩臺墻垣數多也是年冬以病乞歸明年復召起爲兵部尙書掌部事疏辭不可乃力疾赴京則今上御極之初公平生料理兵家事已計數而燭照之至此益感激奮勵畫機宜裁請託杜僥倖爲國家圖萬世治安辛未之警直欲身當黃花鎮扞蔽京陵何壯哉本兵凡四年四方上成功者六宣大三鎖貢市事竣廣東肆剿大盜藍一清賴元爵四川蕩平都蠻凌霄九絲等寨北虜三貢禮成遼東生擒逆酋王杲又有平虜堡之捷皆公廟算授策也前後三銀幣兩廕子入監讀書一陞俸一加太子少保賜麒麟麟衣各一襲蓋公劬勩戎務運量機謀捐身殉國殫人臣鞠躬盡瘁大義而主上恩禮酬報公者亦不薄矣公昔在粵日淺惟以未滅羅旁爲恨及余奉命專征手書密示方畧料賊如指掌甫奏捷而公已瞑目部議追敘前功竟得廕襲公之神其少慰乎余竊觀古今文臣能知兵者鮮至於身履行間冒矢石犯鋒刃而無所顧恤者尤難其人公戮力東南大小身經數十百戰所向克捷由公武毅練達故然其鉅謀

石畫見於經畧西北諸邊議惜未竟也而居家孝友
挺身端謹嗷嗷能下士與人設城府尤喜讀黃老
書黃老言多奇秘知雌雄墨白鑿鑿中窺兵家率祖
用其說公非深於是者哉銘曰代隆景運文熙武寧
惟世學士薄武矜文治安能守變患卒驚惟公嶽降
南服挺生學淹墳典胸羅甲兵生才豈偶以淨海氛
爰奮勇智毅然請纓募兵練卒殲厥長鯨廓清兩浙
底定八閩蜀妖廣孽虎突狼奔四征不軌兩起奪情
民之保障國之干城殊勲累奏品秩薦增總督二鎮
協贊三營北門鎖鑰寄之一身公年未老軍旅倦勤
以疾陳乞松菊爲盟惟帝曰咨天工惟人桓桓司馬
屹屹重臣歷事三朝忠藎一心文武爲憲孝友兼稱
功多寵渥簡眷方新昊天弗弔梁木忽傾邦摧楨幹
士失儀刑愧予知己向灑南溟能無一辭以慰公靈
生樹偉烈沒承顯榮嗚呼不朽千載斯銘南京兵部
尙書太倉凌雲翼撰

散紀軼事

戚南唐曰台兵以太守譚公之嚴初集卽有以攝其
心故在譚公用之而著績他人則否

初公以知兵擢守台先是台被倭屢寇如出入無人
境守者率畏怯至則開城避恣飽刼而去以爲常公
至台惟日以練兵爲事諸宿將未相屬方笑公書生
弄兵不知所終公廉知倭頻來入城初至挾利刀掠
財物罔敢敵者得重資遠行數十里某地則去刀入
囊以便挑担而歸公計選兵分強弱爲兩班偵賊至

先伏強兵某遠地又伏弱兵某近地俟賊入城仍前避恣飽劫及賊得財物至其地囊刀挑担砲嚮強兵伏起倭大驚走弱兵夾擊大殺敗之盡獲所掠財物而還自是倭始挫不敢犯台諸宿將乃大服太守知兵竟成莫逆云

公守台羈時有大盜驍勇善戰瀕海之民苦其劫掠公行令捕其父至憐之曰爾不教子爲良今作賊累女當死其父言生子不肖無如何公曰爾能擒獻則已其父首肯公方知其子每年以父生日一歸慶父壽乃密授計與一丸至期以丸置酒中賊飲藥酒醉麻不省人事擒獻公前殺之惟命公惜其才詰曰爾生負軀幹如此何乃爲盜致死地盜曰爲酌飲落魄誤墮其中公若賜生全願誓死以報公許以功贖盜自帳前卒歷至爲大帥立大功得其死力云

本家別傳草稿云公蒞台羈時賊新破仙居黃巖公慨然曰奈何令盜若是卽完堞峙糗首簡獄盜有楊黃兩人者皆劇剽宿魁公見而異之詰以能立功自贖當貸爾兩人叩首曰唯命是聽當出死力以報公

問楊黃爾何能對善弓弩刀法外地道尤巧公笑曰
天贊我也時賊集萬衆泊城下城外有大屋數十重
倭宿兵其中器械輜重皆在公使楊黃穴地道俟交
兵舉火焚其巢戰於北嶺倭顧所宿屋煙焰蔽天駭
亂不可止公麾兵大呼曰賊敗矣遂蹂之

浙江雲臺山人李杜浙東戰功紀聞曰杜登天台山
山中人爲余言往歲大旱山泉涸枯禾不入田邦人
皇皇索神以祭而旱太甚我太守虔禱於龍穴澍雨
浹旬歲乃大稔杜謂是適然耳迨入海門城城中人
言某日之夜賊襲西門已數十人登城殺人守者大
潰賴譚公以是日至調度城上事是夕與賊夜戰皆
其所將來將卒城得不陷余始異焉

又曰公守台時戊午四月廿三日賊百餘從柵浦登
陸公遣千戶李超擊之賊走溫州不及而還公怒令
縛李超來超懼罪適賊四百掠太平官嶼超集士卒
謀曰今日寧與賊戰而死乎寧不與賊戰歸見太守
而死乎衆皆曰吾寧與賊戰而死超與胡良瑤遂率
衆與賊決戰斬首三十餘級餘賊走爭舟盡溺水死

超函賊首詣公府叩首謝乃得免

又曰公開府寧波與都督虛江俞公矢心協謀共商時事不以文武自異俞公常欲以荆楚劍法教練數千人可橫行浙直中爲東南赤子造命而練卒非旬日可能又當厚其衣餼當道難之卒爲空談而動輒遠募騷費爲苦以請於公公曰是誠在我濠以請於督府督府然之公遂選少年強力能舉二百斤以上者千餘人羣而教之蚤作宵罷豐犒嚴撻若父師然數月士皆歡騰互較精拙以爲榮愧童子壯夫皆能出入擊刺而身不傷氣不懾恨不得賊來一試邀賞公又數日一閱進止先後各有定局於是顧俞公曰可以戰矣俞公曰數年賫志竟付我公天心厭亂方在今日明年公督戰何家礮寧波以安是役也實公自責戰而公上功督府則併敘俞公功以練卒也又曰公遣遊兵把總陳其可將數百人護慈谿城嚴戒無戰其可違節制與賊戰敗詣璧請罪公讓之其可叩首呼曰遇賊不得不戰初戰尙斬賊級獲器械我兵所傷數人則先奔者罪耳望公貫之願城賊自

言 聖 命 之 遺 身 車 馬
贖公壯而許之斬先奔者十二人以殉自是諸軍股
慄不畏賊而畏公

又曰當公赴桃渚之急若不冒雨忍饑犯賊鋒而過
則桃渚之攻未必解而城且陷桃渚之攻未必解而
城且陷則不及以是日赴海門而海門之城必破矣
是公冒雨忍飢犯賊鋒而過而全二城也

又曰公與戚公疾走太平至則與戚公出東武場廉
處義兵在新河先奔者斬之屬胡良瑤陳其可章延
廩後至公怒曰軍法期而後至者斬良瑤等叩首謝

戚公率太平令以下苦爲之言乃得免公御將治兵
大率類此是以所向有功明日發諸軍至溫嶺賊在
南灣分五部據高山礮石以拒我軍不得上日就晡
公率蔡汝蘭輕騎馳入戚公壁中以梁守愚兵潛奪
其山頂以拊其背陳其可胡良瑤章延廩等左右前
後攻擊並進賊潰陷海泥中公傳令曰能盡滅賊者
予萬金於是衆賈餘勇爭奮擊之赴水死者甚衆擒
斬真倭數百我兵傷者四人高贈身被刃傷公躬爲
傅藥云

又曰時督府具以公勞上之朝皇上嘉悅內批云譚綸宜從重擢用時夷情大警不敢窺浙中公勵將簡卒如故每退食輒入後苑戒鼓抗侯發矢數十乘而罷夜登講武臺教士夜戰則益備所未備其存志天下如此

公父東吾公初失偶未娶晚年奉侍無人公爲娶一妾健有力東吾公年七十九生一子然未許公母之也辛酉寇亂公方開府寧波時父已老賊累夜潛至家每事急妾負走匿草茅中得免寇退東吾記其事

於書請願妾得全及公歸居制一日讀父書見父手書云云因大哭焚香掃地置榻上堂請妾出妾驚不知故公敦請出坐上妾不敢當卽令他婢左右扶掖坐拜謝曰予以王事不遑將父昔父得全生是誰之賜真吾母也遂事之一如母其遺孤弟教育成就一如已子今其子姓之多一如公云

嘉靖癸亥三月起復公爲倭陷興化急於援剿兼程至四月二十日入瀆林客有詣公亟言望若雲霓且訪師期公佛然曰兵凶戰危今某倉卒至定應休息

君輩何輕易言大事客退相顧悔失辭是夜卽劫賊營賊不虞夜飲方醉兵潛入賊廚殺賊奪膳卽領膳具獻酒斬座賊自此大捷連勝蓋公未至預書達俞戚劉三帥分布已定止俟其來也

同里有吳竹洲者書札甚工儀狀謹慤靜穆寡言笑予曾祖見吾公延爲塾師教子公外艱歸里一日過會祖飲竹洲同席公數數視竹洲回嘆賞不一又愛其善書會祖薦之遂延以訓子弟雅敬重焉公治兵無虛日用之從軍或在帳中與同臥起帳外親兵三十人縱軍寇交鋒左右不敢擅動一日在營邊與賊對壘外喊殺聲甚急直逼帳前公端坐若無事者竹洲侍公側良以遽色變起立手據案促公曰奈何公徐笑曰吾以汝素靜故攜相從今倉皇若是是僞也余祖父傳竹洲言蓋服公鎮靜有膽畧類如此公每用兵身先士卒果銳非常方嘉靖辛酉公適父憂回遭廣寇流劫撫建殺掠譚坊慘甚時當事交薦公威名遂起復領浙兵剿賊公自招新兵駐梅坊宦羅峯良以一日候俞將軍前軍將至公率麾下新招

百餘人跨馬徑抵家村直搗賊營於李家市俞將軍
遠來甫至梅坊聞公身親衝賊去將軍亦不飯跣跡
殺人賊圍與公接應其奮不顧身如此

公征廣寇先馳深入賊山中隨兵二三百後軍遠未
至賊衆倍之假裝父老婦稚壺漿遞接至一寺中僧
捧茶至以手示公墨書掌云眼前都是賊公計寺前
後左右相隔頗濶遠因慰勞衆賊云爾等悉良民爲
賊所苦汝衆可至前領賞金但恐重複詐取以前門
點進後門點出用兵把守扼要不相通聞後出者悉

斬之

雲臺山人爲俞公紀興化之捷曰譚公貽俞公書曰
大抵世人知公者少至於真知公則惟綸乃不爲衆
楚所咻然又不能爲公重今綸向人又有說矣節制
精明公不如綸信賞必罰公不如戚精悍馳騁公不
如劉然此皆小知而公堪大受蓋誠如霍子孟任如
諸葛亮大如郭子儀忠似文文山毅似于肅愍可以
託孤寄命當今之世舍公其誰公幸自愛此點精誠
想不以老而衰因時而變也

隆慶三年四川隆昌縣士民立生祠祀公前知富順
縣事邱齊雲爲之記其畧曰公以寇警奉勅平撫於
茲值舉人江汝岷奏請建縣下其議於公公以身任
之孜孜隆橋在意裁決以定志回議以審同詢謀以
酌宜勘核以歸一實封上諸先帝帝名縣作昌隆批
下割三治之界積日月而功畢先是公曰通判之設
官軍之守以爲治其標也合三界爲全社之寄意必
以爲治其本矣夫醫之於病標本且然而况宇縣分
割也乎雲又爲樂章一闕以爲春秋上下獻酬之一

助云

總督薊遼時與當事諸公宴飲時小厮提瓦壺酌酒
壺忽墮地碎公笑曰此破胡之兆也時禦虜果退

本兵時有武將求高陞者輦金珠寶玩至京殆以數
萬計適公壽且托公親戚關其說欲以爲公壽明日
內左右置酒相慶酒方酣左右乘間緩頰進曰公功
在邊陲榮膺天祿固其宜也但此得志之時亦可爲
子孫計乎公怫然不悅起而退如復飲酒其人不
敢畢其事

豈惟君子之爲人乎
亦惟君子之爲人乎
亦惟君子之爲人乎
亦惟君子之爲人乎
亦惟君子之爲人乎
亦惟君子之爲人乎
亦惟君子之爲人乎
亦惟君子之爲人乎
亦惟君子之爲人乎
亦惟君子之爲人乎



馬江
馬江